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計畫案資料蒐集）

102.09.27-30 馬來西亞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金門大學

姓名職稱：江柏煒／教授

派赴國家：馬來西亞

出國期間：102 年 9 月 27 日至 102 年 9 月 30 日

報告日期：102 年 12 月 23 日

摘要

金門，舊稱浯江、浯洲，由金門本島、烈嶼、大膽、二膽諸島所組成。位於臺灣海峽之西、閩南九龍江口、廈門灣及圍頭灣外，具「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勢，17世紀中葉起，島民東渡澎湖、安平、鹿港等地，成為臺灣早期住民的一支。19世紀中葉起，青壯人口陸續遠渡南洋各埠、日本長崎與神戶等地謀生，金門也成為閩南重要僑鄉之一，華僑在島上遺留了大量的空間遺產。

做為臺灣早期移民的祖籍地之一，金門歷經了從不斷移墾的社會變遷，以及做為大航海時代的節點之一。金門所留下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建築史、宗族研究、地方風俗研究的重要田野。本次研究目的為蒐集相關海外華僑的訊息與資料，藉由現今海外華僑個人的口述歷史與家族史，瞭解金門與東南亞之間的聯繫關係與演變。

關鍵詞：僑鄉、非物質文化遺產、海外會館

目次

壹、	目的.....	4
貳、	過程.....	7
參、	心得與建議	9

壹、 目的

金門，舊稱浯洲、浯江、浯島、滄浯等，由金門本島、烈嶼諸島組成。位處福建南部九龍江口、廈門灣外，內捍漳廈，外制臺澎，海洋戰略地位重要，歷史上有「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美譽（圖 1）。



圖 1：金門及其周邊衛星照片

金門所留下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非常豐富，30 餘年來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第一部分是建築史研究領域。最早是李乾朗於 1978 年所出版的《金門民居建築》。他在金門服役期間，以初步的田野調查與素描圖繪，介紹了金門代表性的合院與洋樓建築的空間美學，這是首次揭露戰地金門保存了完整傳統聚落的著作。¹1990 年代，一些以聚落空間研究為主的碩博士論文，則進一步針對金門與澎湖進行了比較研究，除了勾連起兩地移民的系譜關係，也從生產方式、氣候與地理條件、社會關係等差異，分析聚落空間構成、宗祠與宮廟角色、民居建築形式、文化地景等之異同。²同時，亦有論文以金門傳統營造匠司為主題，討論營造禁忌與民俗文化之關係。³

第二部分以宗族研究、地方風俗為主。陳炳容、楊天厚分別以陳氏大宗穎川堂等六宗祠、陳蔡許三姓家族的宗祠祭禮，進行朱子《家禮》與金門仍存的祭祖儀式之比對，進而指出金門宗族凝聚的文化力量。⁴江柏煒梳理了歷史上家族、宗族與氏族概念及其運作的演變，說明繼承自朱熹《家禮》的《大明集禮》到《大明會典》中關於宗祠及其祭祖禮制的演變，以及金門宗祠建築的分布及現存的祭

¹ 李乾朗，《金門民居建築》，臺北：雄獅圖書，1978。

² 如江柏煒，《宗族移民聚落空間變遷的社會歷史分析：金門瓊林與澎湖興仁的比較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吳培暉，《1911 年以前金門與澎湖村落空間的比較》，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等。

³ 江錦財，《金門傳統民宅營建計畫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張宇彤，《金門與澎湖傳統民宅形塑之比較研究：以營建中的禁忌、儀式與裝飾論述之》，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等。

⁴ 陳炳容，《金門宗祠祭祖研究：以陳氏大宗穎川堂等六宗祠為例》，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8；楊天厚，《金門宗祠祭儀研究：以陳、蔡、許三姓家族為例》，東吳大學中文系博士班，2011。

祖儀式之關係。⁵葉鈞培、許志仁、王建成採擷了各月份的歲時節俗，以及出生禮、婚禮、壽禮與喪禮等生命禮儀，鋪陳庶民生活的豐富面貌。⁶

明鄭時期，金門、廈門成為反清復明的基地，社會變動劇烈，尤其是鄭泰駐守金門期間，徵斂頗重，百姓怨聲載道。⁷1661 年鄭成功祭江興師、東渡臺灣、驅逐荷蘭，即是自金門的料羅港發航。⁸1663 年 10 月，清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提督馬得功、明鄭降將黃梧、施琅等，配備荷蘭鐵甲船，出泉州攻金、廈兩島，與鄭軍海戰於金門烏沙頭，鄭軍潰敗，退守銅山（今漳州東山島）清廷據金，焚屋毀城、殺戮百姓，驅趕遺民至離海三十里的界內；民多流離失所，金門成為廢墟。又如，1674 年靖南王耿精忠據閩叛清，派人到臺灣與鄭經結援，鄭經乘機重返金門。1679 年冬，清軍攻料羅灣。翌年，清水師提督萬正色率師攻金門，明鄭守將吳國俊投降，鄭經退歸臺灣。明鄭與清廷的對抗，致使地方社會瓦解及重組，影響深遠；明鄭政權中有不少位居要津的金門人，如賢聚的盧若騰（1600-1664）、后豐港的洪旭（1605-1666）、浦邊的周全斌（?-1670）等，其故居已被賦予古蹟或歷史建築的身分。金門特有的村落風獅爺，相傳是復界之後、因應環境變遷所出現的庶民信仰。

清中葉以前，金門武將輩出。協助平定林爽文事件的蔡攀龍（1738-1798，瓊林人、紫光閣畫像功臣，官拜署福建水師提督、補授陸路提督兼命參贊大臣），以及追剿蔡牽、朱濆等海盜集團建功之李光顯（1755-1819，古寧頭北山人、官拜署浙江提督、廣東水師提督）、邱良功（1769-1817，後浦人、官拜浙江水師提督、浙江水陸提督）等均為佼佼者。這些歷史人物的功蹟，也說明 18 世紀到 19 世紀初期臺灣漢人社會發展、臺閩海上活動，特別是國家、地方社會與海盜集團的關係。

此外，由於熟悉臺灣海峽航路，17 世紀中葉以降，金門成為臺灣早期漢人的來源之一，如澎湖群島、安平、鹿港均有金門人後裔。臺灣南部的安平於清康熙 22 年（1683 年）設有「金門館」，中部的鹿港於乾隆 52 年（1787 年）繼之，北部的艋舺於則於嘉慶 10 年（1805）設立，兼具移民會館與信仰中心之用。清代臺灣的重要文人出身金門者亦眾，如「開臺黃甲」（開臺進士）竹塹（新竹）鄭用錫（1788-1858 年，祖籍金門東溪）、「開澎進士」澎湖蔡廷蘭（1802-1859 年，祖籍金門瓊林）等；還有，史學家林豪（1831-1918 年，後浦人）曾獲聘澎湖文石書院任教；書畫家呂世宜（1784-1855 年）曾任廈門玉屏書院山長，後執教於臺灣板橋林家。還有，這些密切的關係，使得民俗學者林衡道稱金門為「臺灣住民的故鄉」之一。⁹

⁵ 江柏煒，〈宗族、宗祠建築及其社會生活：以福建金門為例〉，林蔚文主編《海峽兩岸傳統文化藝術研究》，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9 年，頁 364-398。

⁶ 葉鈞培、許志仁、王建成合編，《歲時節俗與生命禮儀》，金門：金門縣立文化中心，2000。

⁷ 金門縣政府，《金門縣志》〈卷一·大事志〉，1992，頁 104；〈卷九·兵事志〉，頁 1218-1221。

⁸ （明）楊英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從征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⁹ 林衡道，〈臺灣世居住民的祖籍與神明〉，收錄於《臺灣地區開闢史料學術論文集》，臺北：聯經，1996 年，頁 249-319。

成書於明隆慶 2 年（1568 年）的《滄海紀遺》，可謂金門首部地方志書。作者洪受感於當時《同安縣志》對於金門地方故實，遺載甚多，摭而記之，故曰「紀遺」。書分十紀，為山川、建置、人材、風俗、賓祀、本業、物產、災變、詞翰、雜記。各紀字數不長，但皆有扼要記載，如建置金門所城、科舉，倭寇犯境、士人作品、孚濟廟記等。儘管《滄海記遺》有極少數誤植之處，但完全不影響其重要性，是日後各金門地方志參考之藍本。¹⁰

此外，《滄海記遺》收錄一些洪受對於時政的批評。如當時軍政吏政腐敗，他在〈議巡檢不宜居縣坊〉一文抨擊「弓兵出直於官，為巡檢者利其直，又足以肥己，不惟不責以供役，實樂其賣放而去，導致巡檢司無兵駐守，巡檢相率縣居，習於為常。」¹¹又如嘉靖 39 年，倭寇大舉洗劫金門長達 50 餘天，不見巡檢司與千戶所駐軍的出擊，他在〈撫院訴詞〉一文提到「奈何官軍空食廩糧，罔知報效，連年縱寇劫掠，民不聊生。某年某月某日，倭船一艘，由料羅登岸，指揮王鑒見委地駐劄，不惟不與交鋒，卻且潛遁無跡，致倭如侵入無人之境。」¹²同時，他對閩南海防、金門教育等議題亦有精闢看法，如〈一議水寨不宜移入廈門〉、〈一議浯洲書院宜興復〉。¹³這些史料，一方面描繪了金門地方社會的形貌，一方面也反映了明中葉之後的國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

《金門志》則是清代金門的地方志，由出身後浦的林焜熿纂，其子林豪續修。林焜熿曾於 1830-32 年間編纂《廈門志》，參照《廈門志》體例，窮二年之力，搜羅有關金門史志，遍歷浯洲山川，查官書、訪遺老，乃成金門志原稿，亦邀興泉永道周凱為序，惜未出版。歷 37 年後，焜熿之子舉人林豪於同治 12 年（1873 年）續修金門志，並獲地方官紳捐資雕版印行，但遲至光緒 8 年（1882 年）才出版。共分十五卷，分為域略、賦稅、兵防、職官、名宦、選舉、人物（四卷）、列女、藝文、風俗、舊事、最後為附錄修志、捐資者姓名。完稿後經曾任內閣中書的舉人傅炳煌訂閱，故不但體例嚴謹，且內容完備、考證詳實，為日後修纂金門志乘奠定了典範。

《金門志》的成書，除了是官紳階層力量的展現外，更重要的是藉由地方志的採擷與修纂，浮現了一個地方社會的主體性，金門不再只是同安翔風里下的外島，而成為一個具有共同歷史的地方。此外，李宗翰的研究指出林焜熿、林豪父子所編之《金門志》，除了輔助國家統治之外，還賦有反映金門地方鄉紳大族之勢力、地方社會價值與利益的目的。換言之，這是一種國家與地方家族合作的結果。¹⁴

金門縣環境景觀總顧問主要提供金門縣內各種環境景觀建設等相關議題諮

¹⁰ 如金門守禦千戶所城，根據《明太祖實錄》卷一八一所載，建於洪武 20 年。（李國祥等編，《明實錄類纂·福建臺灣卷》，武漢：武漢出版社，1993，頁 465。）但《滄海記遺》稱金門所城建於洪武 25 年，顯然有誤。

¹¹ 洪受，《滄海紀遺》，金門：金門文獻委員會，1970，頁 8-9。

¹² 洪受，前揭書，頁 74-75。

¹³ 洪受，前揭書，頁 7-10。

¹⁴ 李宗翰，〈清代國家與地方家族之合作關係：以光緒《金門志》為例〉，第四屆民間歷史文獻論壇，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2012 年 12 月 15-16 日。

詢，而「僑鄉文化」是金門的特殊文化內涵之一，近代以來，金門跨境流動的社群、資本與文化傳播的現象，以及引介僑鄉社會、華僑家族及海外會館研究領域紛紛開展，故因此本次調查選定馬來西亞吉隆坡及雪蘭莪州巴生金門會館作為考察對象；本次研究目的為蒐集相關海外華僑的訊息與資料，藉由現今海外華僑個人的口述歷史與寬廣深厚的家族史，瞭解金門與東南亞之間的人際網絡的聯繫關係與演變。並更進一步認識、深入了解海外金門人的歷史與變遷過程，企圖將海外金門人的歷史經驗做進一步的訪談紀錄分析，以期作為日後金門特殊環境景觀及人文歷史文化景觀的基礎資料庫。

貳、 過程

所謂的“僑鄉”，目前公認的定義為「基於歷史及經濟的理由，泛指與華僑有廣泛聯繫的中國城市與鄉村，意謂『華僑之原鄉』」。¹⁵準確地說有兩項指標：一是移民或歸僑、僑眷的比例至少佔總人口數 10%來認定。二是主要經濟來源依賴僑匯的地方社會。從這些量化指標來看，金門確實為僑鄉。

15 世紀起西方的“地理大發現”，積極向外拓殖。17 世紀以降，葡西荷英法美等帝國主義海權國家相繼來到東亞，做為臺灣海峽、閩南航路的要衝，金門開始出現於這些西方人所繪製的海圖中。1670 年代，荷蘭人戴伯爾（Olfer Dapper ,1639-1690）所繪製的〈金廈海圖〉，已經清晰地繪出漳州灣、金廈海域的海圖，並點出包括金門（Quemoey）、廈門（Aimoey）、烈嶼（Lishou）、大擔（Toatta）等島嶼，這些譯名俱為閩南語音的記述。（圖 4）而金門島上標註金門城（Quemoey）、料羅（Liaulio）等軍政中心。美國哈佛大學 Pusey Library Map Collection 中，藏有古地圖善本書，一份是 1697 年英國 John Seller 爵士所編的《航海圖集》（*Atlas Maritimus or The Sea-Atlas*），一份是 1703 年 John Thornton 的《英格蘭舵手》（*The English Pilot*）。這兩本地圖，繪製了當時全球海域航道的詳圖，供東印度公司船隻航海使用。在東亞的部分，亦見到金門（Quemoy）的蹤跡。書中甚至提到船隻從東南亞北上、沿著中國東南沿海向上航行的紀錄，亦即從廈門（Amoy）出來，經過金門（Quemoy）及圍頭中間該走什麼方向，遠方各地島嶼及陸地形狀為何...。《航海略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1746-1759）¹⁶一書中收錄有貝林（Jacques-Nicolas Bellin）所繪之〈漳州灣或漳州與廈門、金門島海圖〉（*Carte de la Baye de Chin-Chew ou Chang-Chew les Isles d'Emowi et de Quemowi*），也清楚標註漳州灣海域的諸島嶼，如廈門（Emowi）、金門（Quemowi）、烈嶼（Lishou）、大擔（Toatta）、浯嶼（Gom-tse）、鼓浪嶼（Kolong-tse）等。這些海圖相當接近現代地圖，顯示了金門及其島群做為閩南海域門戶的重要

¹⁵ 潘翎主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 27

¹⁶ l'Abbé Antoine François Prévost,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 Paris, 1746-1759; 15 volumes , with maps and views by Jacques-Nicolas Bellin.

角色。(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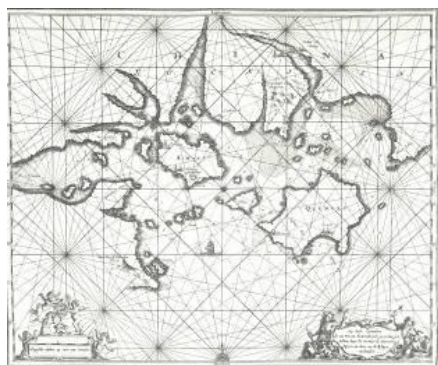


圖 4 (左)：荷蘭人戴伯爾 (Olfer Dapper, 1639-1690) 繪製的金廈海圖

圖 5 (右)：漳州灣海圖 (一) (Jacques-Nicolas Bellin, 1746-1759)

因為金門所留下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非常豐富，30 餘年來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第一部分是建築史研究領域。最早是李乾朗於 1978 年所出版的《金門民居建築》。他在金門服役期間，以初步的田野調查與素描圖繪，介紹了金門代表性的合院與洋樓建築的空間美學，這是首次揭露戰地金門保存了完整傳統聚落的著作。¹⁷1990 年代，一些以聚落空間研究為主的碩博士論文，則進一步針對金門與澎湖進行了比較研究，除了勾連起兩地移民的系譜關係，也從生產方式、氣候與地理條件、社會關係等差異，分析聚落空間構成、宗祠與宮廟角色、民居建築形式、文化地景等之異同。¹⁸同時，亦有論文以金門傳統營造匠司為主題，討論營造禁忌與民俗文化之關係。¹⁹

中國學者汪毅夫等人所編《金門史稿》為代表，以博物志的寫作方式，講述 1949 年以前金門的自然地理、建置沿革、政治與軍事鬥爭、移民與開發、社會經濟發展、財政收支、科學和教育、語言和文學、民間信仰與習俗。多數史料除前述金門相關文獻外，還參考了《泉州府志》(1763 年版本)、《馬巷廳志》(1776 年版本)等方志。²⁰不過，內容過度強調鬥爭史觀，以及金門與大陸的一脈相連，政治目的不言可喻。

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城及其外緣的吉膽島，是馬來西亞聚集最多金門人的地方，也是出現金門人會館最早的地方。目前文獻資料記載最早的會館為 1909 年以前興建的巴生金浯江公會、1920 年的浮羅吉膽金浯江會館、1921 年的巴生港口金浯嶼公會；早期海外華人的社團，即使相同地源，也會因名稱不同而涉指不同的成員結構，一般來說「會館」多用於從事生意之經商者的團體，「公所」、「公會」則為勞動階級的團體，在過去兩者往往互不往來，直到二次大戰後、馬

¹⁷ 李乾朗，《金門民居建築》，臺北：雄獅圖書，1978。

¹⁸ 如江柏煒，《宗族移民聚落空間變遷的社會歷史分析：金門瓊林與澎湖興仁的比較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吳培暉，《1911 年以前金門與澎湖村落空間的比較》，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等。

¹⁹ 江錦財，《金門傳統民宅營建計畫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張宇彤，《金門與澎湖傳統民宅形塑之比較研究：以營建中的禁忌、儀式與裝飾論述之》，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等。

²⁰ 汪毅夫、楊彥杰、謝重光，《金門史稿》，廈門：鷺江出版社，1999。

來西亞獨立後，名稱才逐漸被混用，是故，由社團名稱可以粗略判斷出在二次大戰前金門人移民東南亞的階級屬性，大多數為勞工階級。本次資料蒐集前往的目的地為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巴生金門會館，巴生城是金門人移居馬來西亞生活的主要城市，藉由金門會館的安排，主要的訪談對象為馬來西亞金門僑領丹斯里拿督斯里楊忠禮博士，並針對有關於海外金門人在馬來西亞的商業行為轉變以及對於家鄉—金門，在宗族活動或廟宇祭祀的參與程度以及其中變化等過程。

參、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做為一個地方社會，金門近四、五百年來的歷史現象之一，即為海外移民。地方志提及自明隆慶、萬曆以後，亦即 1567 年之後，已有出洋者。²¹族譜中有一些出洋記載，最早可溯 17 世紀中葉。²²此外，我在馬六甲三寶山(Bukit China)的田野調查中發現 7 座金門人的墓，年代最早是清乾隆 37 年(1772 年)陳坑陳異謀之墓。日本長崎福濟寺(1628 年創建)現存 339 座閩南船員為主的墓碑，最早的金門人是卒於 1748 年的石旭(姓氏無法辨識)之墓。²³換言之 16-18 世紀中葉之間已有金門人出洋謀生。

19 世紀中葉起，金門海外移民規模進一步擴大，直到 20 世紀中葉前後，出現四次主要的海外移民潮。第一次大規模南渡於 1860 年代，當時「航路暢通，金廈咫尺，相互援引，其往南洋者，乃如過江之鯽，直視南洋做外舍焉。」耕地不足、連年荒災所造成的經濟問題是出洋的內部因素。此外，1860 年《北京條約》華工出洋合法化，以及英國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自 1819 年取得新加坡之後所採取的重商主義自由港政策，吸引了大批金門農村剩餘勞動力相偕出洋謀生，就算「得歸者，百無一二；獲利者，千無二三」，仍然擋不住潮流。

第二次南渡潮在 1912 年至 1929 年間，當時南洋相對於中國本土，商業發達、治安良好，吸引大批金門男性外出謀生。其中 1915 年至 1929 年間，短短 14 年內，金門人口減少 41.45%(男性減少 43.35%、女性減少 39.06%)。²⁴到了 1929-30

²¹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金門華僑志》，金門：編者自印，1960，頁 95-96。

²² 如《浯江瓊林蔡氏族譜》(1821 年)記載族人「往東埔寨、卒東埔寨...」、「十八世(蔡)士振長子諱竈字允慎，生於東埔寨，... (明)丁卯年尋回」等，推估出洋時間早於 1687 年以前。(蔡尚溫主編，《浯江瓊林蔡氏族譜》，金門：金門瓊林蔡氏宗親會，1992，頁 71。)

²³ 福濟寺的 339 座墓碑中，有 128 座無法辨識祖籍地。其他的 211 座中，有 84 座的祖籍地為金門(或其村落)、83 座為同安(當時金門人有時以同安人自稱，因此也有可能為金門人)；128 座未能辨識者，據信應有金門人。換言之，在日本幕府鎖國的唐船貿易時代，有一定比例的金門船員參與其中。

²⁴ 「民國 4 年(1915 年)設立縣治後，人口調查數據較為可信，當時「總共十保、一百七十六鄉(村)，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三戶，男四萬四千一百四十一丁，女三萬五千二百一十六口，計男女七萬九千三百五十七人。」民國 18 年(1929 年)統計「全縣八千四百零四戶，男二萬五千零五人，女二萬一千四百六十二人。合計四萬六千四百六十七人。」(金門縣政府，《金門縣志》續

年代間世界經濟大蕭條，南洋受到波及，同時白銀匯兌美金持續跌價，海外資金兌換當時仍以銀本位的國幣相對有利，促使部分僑民結束產業返鄉。南渡潮減退的因素尚有英殖民政府政策之影響：1928年新加坡制定了《移民入境限制條例》（Immigration Restriction Ordinance）來控制大量移民流入所帶來失業和經濟壓力。

25

第三次移民潮是 1937-45 年間的日本侵華。1937 年 10 月，日軍佔領金門，遂行軍事佔領，強徵民工、物資及部分土地，直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投降為止。青壯年不願成為日軍的人伕，紛紛逃至南洋投靠親戚友人，本地俗稱「走日本手」。這一波的移民與先前不同，並非經濟因素，而是戰亂之故。

第四次則在 1945-49 年間，國民政府一方面無力處理治安問題，一方面自南方省縣抽丁（徵兵）支援國共戰爭，致使僑民不願返鄉或壯丁南逃。1949 年之後，金門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基地，雖與僑居地仍有部分的往來（如仍有少量僑匯透過特殊管道寄返家鄉，或者 1954 年九三砲戰、1958 年八二三砲戰之際，新加坡、汶萊等地僑民將家人接往僑居地），但此後的移出地主要以臺灣本島為主。

海外移民的機制一般稱為「連鎖式移民」（chain migration）。亦即，同鄉、同族陸續前往同一地點，甚至從事類似的行業，如烈嶼人往汶萊、古寧頭李氏多往馬來半島雪蘭莪州巴生埠、珠山薛氏居菲律賓依里岸、安歧至泰國曼谷、水頭赴印尼峇里巴板等。儘管，金僑多數是自由移民的身份，但地點不是任意選擇的。相反地，多半取決於當地是否已有親友，因為後期的新僑必須依靠先來的同鄉，協助他們適應新環境及尋找新工作。不過，正如王賡武所指出的，一開始他們的本質是「僑居社群」（sojourning communities）而非「定居社群」（settling communities），這既與「落葉歸根」的儒家文化觀念一脈相承，又與僑居地不穩定、不安全的政治現實密切相關。²⁶但歷史的現實是在第二代、第三代以後，他們往往會在海外「落地生根」，從華僑轉為海外華人的身分。

本次調查的訪談中討論了華僑社群如何藉助雄厚的經濟實力，從不被國家認可的邊緣社群變成商紳階層，在晚清到民國的僑鄉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捐納制度提供了致富華僑提供了社會晉升的機會，他們透過捐輸取得名銜，一方面滿足衣錦還鄉及光宗耀祖之願望，一方面奠定自己在僑鄉社會與海外華人社會的崇高地位。

二、建議事項

1. 將物質文明史納入僑鄉研究的新課題。

由於近代閩粵華僑返鄉興建大屋，蔚為風氣，從原鄉遺留至今的建築物

修，金門：編者自印，2009，頁 43。）

²⁵ 該條例在 1930 年起嚴格實施，當年 8 月 1 日規定成年男性華人移民的月配額數量為 6,016 名，之後更逐年減少，到了 1932 年的後 5 個月，月配額數量減少到 1,000 名，而華人女性和 12 歲以下兒童則未受到配額限制。（Straits Settlements, *Report of Protector of Chinese 1932*,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1934）

²⁶ Wang, Gungwu,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Wang, Gungwu ed.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p.79-101.

中可以窺見海外移民對於原鄉的情感與期待，另外也可以從建築物及周邊產業發現華僑對原鄉的文化影響。

2. 增加“混雜的現代性”（hybrid modernity）的理論作為近代華僑對於地方社會的一種文化想像及其實踐。

針對金門洋樓的研究，進而提出“混雜的現代性”（hybrid modernity）做為樹立權威的文化資本，是近代華僑對於地方社會的一種文化想像及其實踐，有別於以殖民者為主體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運作。

3. 確立海外會館對於外交的種要性角色。

考察了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階層的區分（distinction of social class）及社群利益的鞏固（consolidation of group benefit）可能是次地緣團體組成的基本因素；而且，海外會館對於僑鄉社會的近代化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